

50698 辽宁省大跃进戏曲小唱 50698



#634

* 小 歌 剧 *

关不住的新娘

赵奎英作曲 刘稚学編剧

止流通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773.71
7227

F4142

50698

22
27

通

F4142

*634

0606

書號

登記號

停

上

心

通

南17A 西面

不住心娘

奎英作曲 刘稚学编剧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(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街2号)

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

七〇一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·每印张·15,000字·印数:1—30,000 1958年7月第1版

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局: T10090·387 定价: 0.06元

A
F4142

前　　言

辽宁省文化局在五月十五日召集了一部分业余戏曲作者，以大跃进的精神，突击了一批紧密配合当前政治斗争和各项中心工作的小评剧、小歌剧、独幕话剧及曲艺作品。我们从中选拔一些较优秀的剧本和演唱陆续出版。这些剧本的特点是短小精悍，人物少，不用布景，适于业余剧团和职业剧团街头、工地、地边、炕头演出和农民群众当唱本阅读。

这套丛书，今后将继续编选出版。

1958年5月

时 間：一九五七年

夜裏。

地 点：东北某农村。

人 物：张桂兰——十八岁，新結婚的媳妇。

婆 婆——张桂兰的婆婆。

公 公——张桂兰的公公。

爹 爹——张桂兰的娘家爹。

故事发生在张桂兰的家里。

〔幕启：一間屋，摆設簡單，拾掇的整洁。

正面有两扇窗和一鋪炕，左侧放张高桌，桌上点着油灯，墙上貼着两张新年画和几副对联。

〔婆婆在音乐声中上場。

婆 婆：（唱一曲）过了小年，过大年，

我一人在家忙不閑：

貼完了两张新年画，

再貼几副好对联。

小屋子打扫的多么漂亮，

真叫人心里好呀好喜欢。

年年都有三十晚，
今一年不比往一年；
我儿子娶了新媳妇，
媳妇她是个好团员；
合作社修渠改良土質，
家里社里喜呀喜相連。

今儿早上，爷儿仨都要修水渠去，亏我好說歹說，总算把媳妇留下啦。她一大天也沒回来，真是年輕的人儿，出門就不惦着家。外边阴天，也看不見三星，大概快半夜啦，我得赶紧剁餡和面包餃子！

(唱一曲) 猪牛肉，好白面，
各样的酌料預備齐全；
包上一頓香餃子，
咱一家四口大团圆；
等候着他爷儿仨回家来，
欢欢喜喜过呀过新年。

剁肉餡，包煮餃，
团团圆圆坐吃个飽；

老头子吃了不显老，
我儿子吃了能勤劳；
我要是吃了身板儿好，
媳妇吃了生个大胖小。（不自觉地抱起大白菜）

（唱二曲）大胖小，小胖小，
爷爷背来奶奶抱；
小胖小，大胖小，
乖乖的给我睡大觉。

哦——哦——哦、哦、哦……

（发现是白菜）我都乐糊涂啦！（继续剥馅子）

〔张桂兰上。她穿着装新的棉袄棉褲，头上围着花围巾，身上落满了雪。一边走一边高兴的唱。

张桂兰：（唱三曲）合作社修水渠，
社员们心儿齐，
他挑土，我挖泥，
越干越有力气！
不怕大风雪，
吹透棉衣，

为了社会主义，
哪能不积极，
哎，哪能不积极！

我背着媽下了工地，趁着歇班儿，赶快回家。（摘下围巾拍打身上的雪，走进屋叫）媽！

婆 婆：媳妇，你——

张桂兰：我来帮媽包餃子。

婆 婆：真是好孩子！

张桂兰：我洗手去。

婆 婆：来，媽看看，打哪儿弄的一身面？

张桂兰：这是雪。

婆 婆：下雪啦？

张桂兰：下的可大啦！

婆 婆：看媽这眼睛！唉，都怪咱这油灯不亮。

张桂兰：挖完了水渠，就在咱这儿修水电站，等安上电灯就好啦。

婆 婆：电气灯？

张桂兰：就象在电影里看的那样，不用划火，手这么一擰，就亮啦！

婆 婆：不划火，用手一擰就亮？这可太好啦！这

年月真是缺什么有什么，想什么来什么；
我在山沟里住五十多年啦，做梦也沒想到，还要点电气灯！好事都叫咱们摊上啦。

张桂兰：往后，好事儿还多着哪！

婆 婆：可就是为什么偏偏今儿黑夜下雪呢？

张桂兰：今儿黑夜下雪好啊！

（唱三曲）三十夜里下大雪，
春暖花开好年月；
柴也不缺米也不缺，
丰衣足食不受憋，
哎，丰衣足食不受憋！

婆 婆：孩子，你说的真好！

张桂兰：（唱三曲）不是媳妇说的好，
因为有党在领导。
水渠能够防旱防涝，
来年的庄稼一定错不了，
哎，一定错不了！

婆 婆：可你爹他们修水渠的——

张桂兰：劲头可大啦！都說：不完成任务，不回家过年。

婆 婆：你怎么知道？

张桂兰：我——

婆 婆：你呀，不要瞒媽啦。快說，打哪儿弄的一身泥？为什么你一天沒回家？

张桂兰：媽呀！

(唱三曲) 全村的年輕人一个也不拉，
媳妇我怎能呆在家？
背着你老我去到工地，
和大家一起把土挖，
哎，一起把土挖！

婆 婆：你怎么能去啊？

张桂兰：我去怕什么的。

婆 婆：你是昨天刚过門儿的新媳妇啊。

张桂兰：看媽說的——那就不干活儿啦？

婆 婆：活儿是得干。

张桂兰：媽說的对呀！

婆 婆：也得过年儿开春，揀輕巧的，象选个种啦，
揀揀棉花，还有——

张桂兰：修水渠是大事儿啊。

婆 婆：新媳妇下工地，媽怕人家笑話。

张桂兰：干活儿还有人笑話？媽別說啦，包餃子
吧，我洗手去。（下）

婆 婆：这孩子，哪样都好，就是干起活来不听话。我得想法儿給她扳扳。

〔 张桂兰上。〕

张桂兰：媽你看，手洗的多干淨，来，我赶皮子。

婆 婆：你怪累的，好好歇歇。我一个人包吧。

张桂兰：一点儿不累。包完了餃子，还得干一小陣儿去。

婆 婆：你还去？

张桂兰：活儿剩不多啦。

婆 婆：这么說，你快給我睡觉。

张桂兰：我不瞓。

婆 婆：睡醒了，干活儿有劲，不听话，媽可生气啦。

张桂兰：我到下屋睡去。

婆 婆：这屋刚烧的炕——热乎。（推媳妇上炕，給媳妇脫鞋）

张桂兰：我自己脫。

婆 婆：棉袄也脫了。媽的被厚，盖这个。（拽被給媳妇盖）

张桂兰：媽，早点儿叫我，別誤了。

婆 婆：放心吧，誤不了你吃餃子。

张桂兰：我說是修水渠。

婆 婆：我知道啦。你快睡吧。（包餃子）哎！

（唱四曲）社里修渠动了工，

人人就好象发了瘋，

姑娘們都要压倒男子汉，

老头子硬說又年輕。

媳妇今年才十八，

昨天刚娶到我們家，

人品那个端正性体好，

就是有点不听话。

过門第二天就去把渠挖，

新媳妇修渠人家笑話。

怎能留住她，怎能留住她？

（看見媳妇脫在地下的一双棉鞋）

看見了棉鞋，有了办法。（取

鞋），

这还有棉袄；围巾，我都給你装起来！

（拿棉袄、围巾）餃子包完，到下屋烧水去，好叫媳妇睡热炕。（出屋）再把門扣

上。你呀，今儿黑夜別想出去！（下）

〔 靜場片刻。〕

〔 张桂兰睡醒坐起。〕

张桂兰：（唱五曲）睡醒一觉有了精神，

渾身的力气增十分。

急急忙忙翻身我下了炕，

不能错过这好时辰！

一双那个棉鞋哪里去了？

却怎么不見棉袄和围巾？

婆母，婆母，我的亲人，
你老人家为媳妇費尽苦心。

我知道婆母你怕媳妇累，

我知道婆母你为儿分神，

媳妇我本想順从婆母意，

今黑夜留在家不再出門。

工地上修水渠紧上加紧，

再不能耽誤这一分光阴！

我不怕天寒那地又冻，

哪怕风刮雪飘也拦不住我的

心！

单衣那个赤脚到工地去！
却怎么开不开两扇房门？

〔公公上。〕

公 公：（唱六曲）共产党来了山区变，
穷人有吃也有穿。
今夜水渠就修好，
明年增产没困难！（推门欲进）

（唱七曲）房门为啥扣了起来？

这个事真有点太奇怪。（开门进）

张桂兰：爹，你——

公 公：啊！媳妇在屋哪？

张桂兰：爹，你老回来啦？

公 公：我们的活儿，都做完啦。

张桂兰：爹，你们做的真快啊！

公 公：（唱七曲）社里修水渠大家的干劲足，
虽然我年老也不服输！
你们妇女队，干的怎么样？

张桂兰：再猛干一小阵儿，就完成任务啦。

公 公：好！加把子劲儿，我等你们回来，一起过年。

张桂兰：爹，热乎乎的炕，我媽把被都给你捂好啦，睡一觉歇歇吧。

公 公：嚇！还是老伴儿想的周到，干完活儿正想睡一觉。（脱棉袄、脱鞋、摘帽子，上炕就睡）

张桂兰：这回可好啦！（欲取衣帽）

公 公：媳妇！

张桂兰：啊！

公 公：到工地，看見你爹，可想法把他請咱家过年来。

张桂兰：他——

公 公：他就剩一个人了，还是請到咱家过年方便。二十多里跑来，帮咱们修水渠，你还捨不得一頓飯嗎？

张桂兰：他不能来啊。

公 公：就說我請他，再不来，你就把他拉来！
（翻身睡着，打呼噜）

张桂兰：爹睡着了。这回鞋、帽、衣裳都来啦！

(給公公蒙上被，她穿戴起来)

(唱八曲) 穿上了爹的鞋，戴上了爹的
帽，

再把爹的棉袄披在身。

眼望着下屋我叫婆母，

媳妇我辜负了你的好心。

穿戴那个齐整出了家門，

我好比花木兰去从軍！

把門也扣上。(下)

[婆婆上，开门进屋。]

婆 婆：这孩子，睡的还挺香！

(唱九曲) 媳妇你年轻心要强，

泥水不醋喜坏为娘。

我儿子真会搞对象，

小两口配的太相当！

怕媳妇餓，怕媳妇凉，
下屋里端来了一碗热湯，
我有心要把媳妇喚，
又怕她醒来找衣裳。

媳妇媳妇別怪为娘，
你怎知我的一片心腸：
刚过門新媳妇怎能下工地，
从沒見過工地上跑新娘！

再有你娘家爹，我們那个犟脾气的亲家，
要是知道他閨女年三十几，过門就干活
儿，还得跟我鬧翻了天啊！

〔爹爹上。〕

爹 爹：（唱六曲）人逢喜事精神爽，
工地之上大家忙。
去到那亲家走一趟，
三十黑夜看看姑娘。

屋里有人嗎？

婆 婆：誰？

爹 爹：我的語声，你还听不出来？

婆 婆：亲家？

爹 爹：你算猜对啦！

婆 婆：哎呀！可糟啦！

爹 爹：不吃你的，不喝你的，糟什么？

婆 婆：哦——沒說什么。你都快請进来啊。

爹 爹：这不是进来啦。（进屋）

婆 婆：快坐下。大雪的天儿，你跑来——

爹 爹：拜个早年儿。

婆 婆：跑二十多里，你拜年来啦？

爹 爹：顺便看看桂兰。

婆 婆：她……

爹 爹：她在工地哪？

婆 婆：没有！她可没下工地。

爹 爹：怎么，她没修水渠去？

婆 婆：你想想，昨天过的门儿，今个儿哪能干活儿啊。

爹 爹：真的？

婆 婆：我还能撒谎。

爹 爹：气死我啦！

婆 婆：我就怕你生气。

爹 爹：亲家母，你说，这个事儿气人不气人？

婆 婆：外人的闲话，你可不能听，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。

爹 爹：我听谁的！

婆 婆：听我的。

爹 爹：都是你告诉我的。

婆 婆：我没说什么呀？